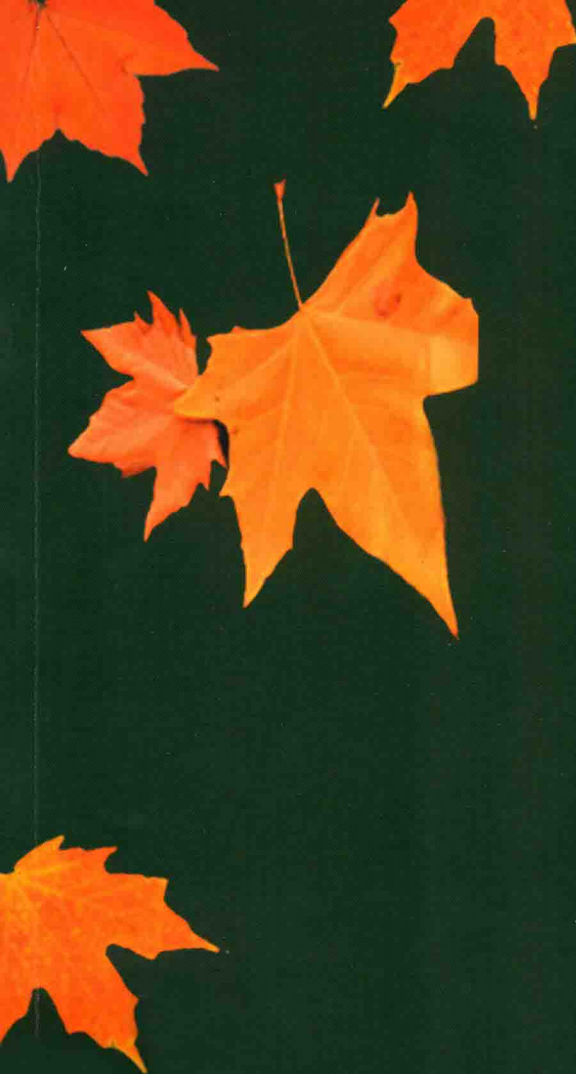




片片黄叶

文启宇 / 著

香港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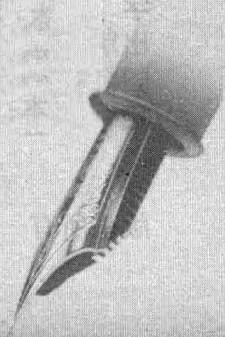
片片黄叶

文启宇 / 著

赠给凯里学院

文启宇辛卯秋

香港文艺出版社



片片黄叶

文启宇 著

策 划：姚贵阳

责任编辑：翁寒春

封面设计：文才勇

出版发行：香港文艺出版社

地 址：香港天水围天瑞村瑞国楼1001室；
518001深圳市和平路渔民村船务街51号
港逸会所4楼

电 话：00852-66256541
(内地)：13670180861

传 真：00852-24753315

电 邮：hksc1997@163.com

印 刷：北京全林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1/32

字 数：210千字

出版时间：2011年9月第一版

国际书号：ISBN 978-988-15627-7-7

定 价：¥：38.00元 HK\$：8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题启宇先生《片片黄叶》付梓之前：

文君秋晴晾衣裳
才女珍惜旧时装
当庐老窖别有味
未曾开坛已飘香

毛 依

2011年8月于青岛

只留清氣滿
乾坤

敬錄王冕詩贈

文君

二〇二一年八月

貴陽

古景



献给敬爱的文彦宇部老教师

文彦宇秋永为座右铭
心沥血竭美玉
采石南北勤学生智
厚薄栽培龙吟

学生：孙立锡

辛卯之秋於此

学友 书友

吴允刚

阅读书稿，喜闻书香，缕缕思绪随片片黄叶飘到河滨公园一墙之隔的贵阳民族师范。在那里我和文君成了少年同窗。虽不同级，学校班级少，大家都住校，彼此都认识。

我们的第一次交往是借书。宣布初师升中师的名单后，即将放暑假，文君向我借中师一年级的全套课本去预习。来到这学校已一年，结识了许多同学，像她这样对学业主动进取的是我接触的第一人，对她的敬重与钦佩油然而生。

后来，在全校性的活动中进一步熟悉，她是学校“电台”的主播，校运动会的司仪，文艺晚会的报幕员。晚会上常有机会欣赏到她声情并茂、悦耳动听的诗歌朗诵。有时还会在黑板报和节日专刊上读到她的诗文。

可惜岁月匆匆，很快就毕业了，没有机会在校园里进一步领受文君聪明睿智的熏染，各自湮没到时

事遽变的沧桑中。一隔二十多年，音讯杳如黄鹤，只好储存这份幽邃的遗憾。

文君说她保留了对我较深刻的记忆是与反右运动有关。

1957年春夏之交，省里向民师派出一个工作组，组成人员是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少数民族代表，有副省长欧百川、民委主任王天锡、黔东南州州长王德安……省报盛赞此举是对少数民族教育的关怀。他们确实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如民委拨款补助助学金的不足。

谁知风云突变，两三个月后，欧百川、王天锡成为省里头等大右派（“改正”之时，两人都已辞世），凡与他们接触过的同学都受到株连。58届学生中有些成了不是右派的右派，不正式戴右派帽子，却“享受”右派的政治经济待遇。我们57届同学中有人刚走出校门就被套上一个金箍。

这年秋天，我县的外调人员到民师找到文君，要她出具我到过王天锡家的证明。（因父辈有交往，她知道王家的住址。王天锡曾要文君带几个同学去他家）。文君说吴允刚没有去。那外调人员硬说吴允刚去了，大有非把吴允刚打成右派不可的架势，

并恫吓、威赫文君，一定要她写吴允刚去了王天锡家的证明。文君顶住压力，实事求是地写了“去王天锡家的同学中没有吴允刚”的证明材料。气得外调人员大骂她立场反动。少女时代的文君第一次遭遇逼供，第一次知道人世的凶险。后来她才知道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是政治运动中的常态。她深深记住了那个手提公文包的外调干部的蛮横、凶狠，同时也牢牢记住了我这个同学。后来她看见右派的不幸遭遇，多次想到：吴允刚不知遭没遭？直到80年代初她在报上看见表彰省级模范教师名单上有我和另一同窗好友刘启英的名字才放下这一悬念，并且知道了我的工作单位。

幸好文君幼稚单纯，去王家只起带路作用。她各自在一旁翻书看，全然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因而避免了挨整的厄运。也由于幼稚单纯，当报上用整版篇幅批判欧、王时，她当众说出她的不理解：

“刚说关心少数民族教育，怎么突然又变成了到民师煽风点火？”被界定为是认识问题不算政治问题已属万幸。但这件事还是影响了她的前途。尽管她各科成绩拔尖，却被剥夺了她梦寐以求的深造机会，从保送升学的名单中划掉。

她躲过了反右，却没能躲过文革，年纪轻轻就历尽苦难。我很难想象，一个文弱的才女是怎样度过那些苦难岁月的。

据她说，“三家村”难友的一句话使她茅塞顿开：我们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于是她学会了冷眼看社会，感觉到所有的压力和不幸一下子就变轻了。

其间曾传出她自杀的消息。传到家乡，老母幼子大哭不已；传到县城、省城，好友不胜唏嘘。其实她根本没想到过死，即使仅仅为了母亲和儿子也不会“自绝于人民”。反而是喜儿的旋律经常在她胸中萦迴。她深信这种反常的社会不会长久存在，只不过不知自己见不见得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她作好了坐牢的思想准备，把它看成难得的一种人生体验；也作好了开除公职后的谋生打算，依靠书本自学剪裁缝纫。于右任赠给她父亲的水墨画就是准备坐牢时她亲手毁掉的。父亲留下来的十几本书在安庆沦陷时被外祖父埋入地下留存下来，文革时被抄家掠走。这些，她一直痛心不已。

此时，学生、好友、平民百姓悄悄给她的温暖，也是支撑她在严酷的环境中度过难关的力量。

柔弱女子何以有这样坚强的人生？还有个重要因素是书籍给她的精神营养。《片片黄叶》的字里行间便有诠释。多学科、多侧面的阅读，丰富了学识也增进了胆识。

文革中期，没有人来往，没有课业负担。阶级斗争也逐渐松弛，多出许多空闲时间。没有书可看，买了当时唯一可以买到的书《红楼梦》，又找到其他古典名著，认真重读，品出了十一二岁时没读懂的许多滋味。进一步懂得了“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杨绛先生说：“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苦难没有把她压倒，而是使她成熟、坚强。

文君求学总是自强不息，连枯燥的考据她也苦读精研。教书力求内容充实，绝不误人子弟，所以深得学生爱戴。即使在当阶下囚时也有学生或公开，或悄悄地去看望她。在她遭受丧子之痛后，有学生上门陪伴，有学生请她出去郊游，还有学生驱车来回三百公里来慰问。她对做了二十年的乡村教师无怨无悔。

读书是她的嗜好，手不释卷成了习惯，广泛涉猎、兼收并蓄、日积月累，她的学力早就限于中

师，但她还是向往大学的教育资源。四十几岁与青年们一道过学生生活，五十出头去省外进修，都是她主动争取来的。不管生活多么艰苦，她总是以聆听教授们的讲课为精神享受。

1958年她曾对保送升学的同学说：我要考到师院和你们再同学。考的机会二十几年后才到来，与她同学的多半是下一代。

八十年代初，普通高考、成人高考都是独木桥。平时好学起了作用，她轻而易举地挤过去了。一个四十多岁、饱经忧患、家务繁重的女教师金榜题名，一时传为佳话，也蜚声故旧。正是这个机缘使我与文君的音讯又接通了，我校一个年轻同事成了她的同学。省教育学院的校址正是从前贵阳民族师范的所在地。

后来，我们曾匆匆见过两面。一次是我去凯里探亲，十来个同学短暂聚会。一次是我的妻子在贵阳住院，她来探病。我们真正交往得多的是文字。两家在相近的时间罹难成为我们文字往来的原因。内子去世，我陷入凄惨孤独绝望迷惘，在精神颓废中难以自拔。文君给我寄信荐书、纸上聊天，还寄来一些复印资料和书，让我沐浴书境的阳光，从迷茫

中读出了人生的一线光明，使我从垂暮中警醒。这时她的儿子已经染病，不过还在稳定期。

次年她痛失爱子，无异于天塌地陷。在极度悲伤中除亲友的陪伴慰问外，“文治”“书疗”又成了她奋勇自救的方法。本着快乐愿与人分享，悲伤不干扰别人的原则，同悲相怜使我们不时交换一些伤妻悼子的文字。也因为这个原因我有幸成为《片片黄叶》的首批读者。与文君的书讯互动，我享受到读书的快乐。

毕生让书卷浸润，俨然一现代女儒的文君影响所至，不仅惠及后生学子，还波及同窗学友。我是她这种周波震荡所及的获益者。趁汇文成册，《片片黄叶》即将付梓之时絮语几句，让纪念嵌进字符，让谢忱融入书香。

2011年7月20日于毕节亚泰花园



少年同窗白了头 民师同学毕业五十年后（2009年）

上善若水

姚苏伊

我和文老师的相识完全是那个乾坤淆乱黑白颠倒的时代悲剧中的一个喜剧片段。

当她风华正茂走上讲台吸引众多学子惊羡目光时，我正在幼儿园小小班牙牙学

语排排坐吃果果。我俩本属于运转在各自轨道上永难相遇的两颗行星，大悲剧的荒

诞情节却让我俩偏离轨道发生碰撞成为同窗！

2010年文老师遭逢人生重创，幸得有她钟爱一生的文字朝夕相伴，供她长歌当哭，释放撕心裂骨之悲情。为纪念英年早逝的爱子，得早年学生的热忱相助，文老师起意“把几片不起眼的落叶串起来给自己、给亲人、给朋友留个纪念，给自己生存过的世界留点痕迹”。嘱我写序。我忐忑良久！——作序，按例多是延请位高权显或业界精英或德高望重之辈以抬升著作的身价，文老师的亲友学生中也广有其人。而我，才疏学浅阅历单薄人微言轻，何德

何能为文老师一生心血作序啊？但我深知，文老师的对我的嘱托，一是源于她空谷幽兰般无意趋奉不事喧嚣的个性，一是源于对我这个能同乐共忧的同桌小友的信任，我岂能推托？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尽力捡拾与文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为她精心编织的花叶串增添一丛不起眼的小草吧。

书稿到手后，我一次次走近文老师前四十年的坎坷酸楚与温暖慰藉；一遍遍回放与她相识三十年来的聚首欢颜与忧愤苦痛。一个更加完整立体的文老师清晰凸显于前，油然增添对她的敬重与钦佩！

1982年秋，作为贵州省教育学院首批本科生，一群年龄跨度近20岁的求学者相识于贵阳南明河畔那狭小的校园。憋了几十年的求知渴望让大家废寝忘食，恨不得读遍天下所有书籍。某日傍晚，寝室里来了一个英俊少年，浅浅的笑，轻轻的语。走后，我们才得知，文老师的儿子已在贵阳就读大三。现在母子同赴省城上大学。她不足70元的月工资承担与儿子在贵阳的全部开销；家里的老母和幼女由丈夫负担。文老师还悄悄告诉我们，她已经44岁，是隐瞒年龄报考才得以结识我们的。我们内心不免隐忧：40多岁的中年妇女，会不会经历复杂老于世

故，难于相处？但不久就发现，她并不世故且颇为天真和理想，大家相处并无代沟。几个不谙世事的女孩从此嘻嘻哈哈直呼她“伯妈”，她也呵呵应答。我们很快就成为忘年之交，寝室里经常妙语连珠，充满欢声笑语。

我们惊叹于她求学的非凡毅力，却并不能真正体会一个扶老携幼的中年妇女为求知所承受的经济、精力及诸多繁杂事务的压力。只看见她生活节俭到最低限度，饱受腰痛和失眠的折磨；常常慨叹：同样看书做题，为啥转眼我头脑里就一片白茫茫啊？……即令如此，她做学问却从无一丝取巧之意。毕业论文，她选取的论题是文化含量颇高需要大量史料支撑的《“捣衣”诠释辩》，对“捣衣”这个几乎消失的文化现象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诠释。论文刊出后，解决了“捣练”这一古典诗歌阅读中频频出现而注解却一直语焉不详莫衷一是的词汇理解难题。后来在教学中完成的论文，虽未见浩繁，但莫不是见解独到资料详实逻辑严密之佳作。其间她上要侍候老母直至95高龄辞世，下要操劳儿女成长求学安家立业生儿育女，中要完成繁重的教学和研究任务，为求取真知付出的艰辛非常人能体会。